

## · 中医英译 ·

## 《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2)

兰凤利

4.2 第二阶段 1978—1997 年。这一历史时期产生了 4 种《素问》英译本:加拿大人 Henry C. Lu 的译本, Maoshing Ni 的译本, 吴连胜、吴奇的译本, 以及周春才、韩亚洲编绘的题为《〈黄帝内经〉养生图典》的漫画版译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中医药学的发展。1958 年,毛泽东主席题词:“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69 年,周恩来总理也多次讲话,指出“要提倡西医学中医,形成风气”。1971 年 7 月 17 日,《人民日报》公布针刺麻醉获得成功,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1976 年上海、北京等地开始举办“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并在 WHO(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下,在北京、上海、南京设立了“国际针灸培训中心”。

伴随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 年),中医药和针灸疗法再次叩开了美国的大门。1973 年 1 月、3 月,美国相继创刊出版《美洲中医杂志》和《美国针灸杂志》,极大地推动着针灸、中医事业在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发展。中药、推拿、气功、食疗以及医古文、中医经典等中医药理论与技术也随之全面进入美国。

这一时期,WHO 组织专家对针灸学名词术语英译进行标准化,国内的欧明、谢竹藩、帅学忠等教授以及英国学者 Nigel Wiseman 等均致力于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及工具书的编写,从而大大地促进了中医药及针灸学英译事业的发展以及英文书籍的出版。中医药和针灸疗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海外。这一时期的译本具有如下特征。

4.2.1 翻译着眼于《素问》的医学(中医学)价值这一时期出现的 4 种英译本都侧重于译介《素问》中所反映的中医学知识。Henry C. Lu 在序中说,“本书对中国经典的翻译是依循中国历史上就已经形成的对原文的传统的解释。由于中国学者对经典有各种解释的版本或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然而翻译时有两条原则必须遵循,即保持原文的连贯性以及使之与中国

医学的现代理论保持一致<sup>[6]</sup>”。中医从业者都知道,所谓“中国医学的现代理论”都源于《黄帝内经》,那么从 Henry C. Lu 翻译时所遵循的两条原则可以看出, Henry C. Lu 译介《素问》的着眼点是向西方传播《素问》中所反映的中医学知识。Maoshing Ni, 吴氏父子都是在美国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师。Ni 在“翻译说明”中说,“这一译本,绝非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版本。因此,我确信汉学专家可以推出更完美的译本。而我是从一名临床医生的角度,从中医学及哲学学生的标准以及对中医感兴趣的外行人的角度来译释这一经典的<sup>[7]</sup>”。该译本封面将《素问》称为“中国保健疗法的奠基之作(The Essential Text of Chinese Health and Healing)”,版权页图书分类栏明确将其归为“中医学”类: I. Su Wen II. Medicine, Chinese—Early Works to 1800。而《黄帝内经养生图典》编绘者的身份是“青年画家”,该书封面将《黄帝内经》称为“中国古代延年益寿养生奇书”,版权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内经—养生(中医学)——”)亦明确表示该译本为中医学养生保健书籍。

这一时期英译《素问》的主要目的表明,译者将《素问》作为中医学的经典之作来译介,着重体现它对人民健康、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医学价值,并对西方学习或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人以及对中医感兴趣的普通大众提供参考。英译《素问》,不再仅被医史学家作为医史资料关注,它在养生、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医学价值正在被以临床中医师为主体的译者日益彰显出来。英译《素问》在英美国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也正在由边缘向中心缓慢移动。

4.2.2 译本是编者意图和出版商意愿折中的产物 这一时期的译本基本上都是编者意图和出版商意愿折中的产物。Ni 出生于中医世家,是位在美国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的中医师、讲师。Ni 曾接受过中、西方两种医学体系的教育,同时具有哲学博士、医学博士学位,在中医领域涉足甚广。Ni 编译出版了多部中医学书籍。从译者的“翻译说明”(见上)可以看出,译者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兴趣,以对中医感兴趣的外行人及中医专业的学生为读者对象,以一种轻松的笔调,对《素问》进行了译释,实际上,我们可以将 Ni 的译本看成《素问》英文版“白话解”或“今释”。出版商在该译

基金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校级基金

作者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上海 201203)

Tel:021-64108706, E-mail:tengerlan@hotmail.com

本的封底是这样介绍的,“《内经》是道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同时也是中医学的最高权威。……《内经》原文概念丰富,语言简洁,内容详细。译者将自己对原文的阐释融入译文,这不仅有助于阐明原文的意思,而且有助于创造出一个对学生以及所有对中医的基本原则好奇的人高度可读性的叙述本<sup>[7]</sup>”。吴氏父子,均为在美国行医的中医师。吴氏父子的译本以“汉英对照”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仅迎合了大陆以“汉英对照”出版中医药著作的市场需求,而且还填补了国内《内经》英译领域的空白。该译本的重印次数也证明,该书的出版——译者与出版商意愿折中的产物,迎合了时代发展和市场需求。

随着“美国针灸热、中医热”的兴起,西方人对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医养生保健越来越感兴趣,以此为契机,海豚出版社同时推出了《〈黄帝内经〉养生图典》一书的汉英对照本、德译本、法译本。该书选择有关养生的部分章节内容,配以生动形象的漫画,冠之以“中国古代延寿养生奇书”,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内经》中的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渴求。该书各种语译本均已重印,颇受欢迎。

4.2.3 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符合国内外中医英译的发展趋势,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 这一时期,国内外出版了不少汉英/英汉中医词典,在国内,以欧明、谢竹藩编写的工具书选用者较多,而国外以 Nigel Wiseman(魏迺杰)编写的工具书选用者较多。

近 10 年中医药事业在美国发展迅速。不但有独立的中医诊所,而且在西医的医疗中心、戒毒所、康复中心、老人院以及健康食品店、中药店等处,都设有中医/针灸诊所。这些中医医疗单位,以前大多单纯用针灸,现在约有 60% 以上兼用中药<sup>[16]</sup>。

这一时期的情况表明,中医学已逐步进入到英美国家的医疗系统中。而英译《素问》在英美国家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亦逐步缓慢向中心位置移动。在 Even-Zohar 看来,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就在参与创造译入语文学中新的、一级模式的过程,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单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相反地,译者即使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也在所不惜。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即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sup>[1]</sup>”。

这一时期的《素问》英译就属于这种情况,译者基本上都不随便套用现成的西医学学术语表达中医概念,而多采用异化的方法表达独特的中医概念,且符合国

内外中医英译的发展趋势。如吴译本、Ni 译本及漫画译本均采用国外通行的“channels and collaterals”表达“经络”,Ni 译本还偶尔采用“meridians”(WHO)来对译“经脉”,再如,吴译本及 Ni 译本均采用音译+解释的方法分别将“天癸”译为“Tianguai (the substance necessary for the promotion of growth,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ve function of human body)”、“tian kui, or fertility essence”。再如,这一时期的译者在面对中西医对脾的功能的认识的巨大差别时,能坦然将“脾”译为“spleen”。正如 Wiseman 所说,“在西传的过程中,中医并不能为了配合西方人的需求而有所改变。而西方意欲学习中医的人也绝对无法经由一种‘以其本身较为熟悉的知识系统将中医学重新过滤’的学习方式获致成功,他们必须真正地进入中医的世界<sup>[17]</sup>”。Ni、吴在翻译《素问》中的中医名词术语时,在译语的“充分性”方面比上一时期更接近原文。

4.2.4 吸收了当代《素问》研究成果 20 世纪上半叶,尚未有《素问》今译本问世,Veith 等译者只能按自己的理解翻译《素问》的部分章节。《素问》文辞古奥,翻译中时常出现因理解不当而致的误译。Maoshing Ni 和吴氏父子则完全不同。解放后,继各地中医学院纷纷成立之后,对《素问》的校释、研究工作全面开展,成果亦层出不穷。这使得 Maoshing Ni 和吴氏父子在翻译过程中有机会应用当代《素问》的研究成果。事实也正是如此。

Ni 译书后所列的参考书目中共有 17 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素问》当代研究成果,包括校勘、注释、今译(语译)、专题研究等。

吴氏父子的译本虽未列出任何参考书目,但据笔者随机抽样,将其中的中文部分与郭霭春的《〈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的“校”进行比对,二者同出一辙。从出版时间来看,郭霭春的著作 1981 年出版,而吴氏父子的译本 1997 年出版,显然,吴氏父子在翻译过程中大量地应用了郭霭春的研究成果。此外,吴译本“《素问》王冰注序”的英译与 Veith 英译几乎完全相同,这说明吴氏父子亦曾参阅 Veith 译本。

4.2.5 译本的社会功能 这一时期《素问》英译本在英语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已不再处于边缘地位,且正逐步向中心位置移动,其主要功能已不是向西方介绍《素问》在医学史方面的价值,而是译介、传达其中丰富的中医学知识,将它作为“中医学的最高权威”介绍给西方读者。

4.3 第三阶段 2001,2003—。这一时期产生了 2 种《素问》英译本:朱明译本和文树德(Paul U. Un-

schuldt)译本。朱明选择高等中医院校五版教材《内经讲义》<sup>[18]</sup>为翻译底本。《内经讲义》在体例上采用了选节、选篇分类注释的方法(分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病证、诊法、治则治法、养生学说八类),并在绪论部分增加了《内经》的沿革、基本学术思想、主要内容和学习方法等内容。众所周知,《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那么,严格意义上说,朱明译本不是《素问》译本。此外,朱明译本中某些术语的翻译也值得商榷,如将“岐伯”译为“Uncle Qi”。因此,这里主要讨论文树德译本的特点。

中医、针灸的立法、教育及相关书籍的出版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发展迅速。中医、针灸疗法已不再仅是“民间疗法”,在美国有了“合法身份和地位”。这一时期,文树德译本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4.3.1 原文版本经过精心的选择 《素问》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普通读者一般不会注意到版本之间的差别,但这些差别确实给负责任的译者带来很大的麻烦。

据有关文献记载,《素问》一书,在汉、魏、六朝、隋、唐各代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传本。但这些传本大都亡佚,流传下来的主要是该书的注本。《素问》完整的注本,最早一种是六朝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全氏的祖本是《素问》9卷本(该注本在南宋以后即已失传)。此后,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王冰在全氏注本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注解工作,并改为24卷本。该书流传到11世纪中叶嘉祐、治平年间(公元1057—1067),又由北宋政府的校正医书局,以林亿为首,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校勘,书名亦改称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4卷。此后,各种《素问》刊本均以此刊本为据,该刊本同时也成为后世《素问》各种版本的祖本。此后,《素问》一书在版本方面的演变,主要可分为24卷本、12卷本、50卷本、9卷本系统以及明代以后的新注本系统。其中24卷本系统,是根据王冰、林亿整理校注本(即嘉祐原本)直接刊刻的各种版本。如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顾从德据宋本影刻本,即明刊本〔由于该刻本刊刻精良,故此以后又有据其再次影刻与影印的刊本,如日本安政三年(公元1856年)占恒室影刻本,1922年恽铁樵及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sup>[19]</sup>。

如果译者是《素问》研究门外汉,他(她)可能完全意识不到《素问》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差异。最早的Veith译本就只基于一种原文版本——京口文成堂摹刻宋本《内经》。很可能,她选择这一版本仅仅是因为它是更方便得到的一种版本而已。尽管Ni译本的“参

考书目”中列出了上起于隋朝(公元605年)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至今(公元1990年)的31部有关《素问》的著作,但在其“翻译说明”中,却没有任何有关“版本选择”的只言片语。从吴译本封面标明的“(唐)王冰原注”以及原文又大量采用郭霭春校勘成果来看,译者也没有对《素问》版本进行选择。

与以前的译者不同,文树德极其注重《素问》各方面的价值,为此精心挑选合适的原文版本。从出版的首册来看,译者对《素问》的成书年代、版本流传、内容等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把握。从该书书后“参考书目”中所列的首要资料(Primary Sources)来看,该书的英译及研究是以现藏于台北国立中医医药研究所的公元1550年顾从德据宋本的影刻本,即明刊本的复拍本为底本。

对原文版本如此精心的选择充分说明文树德英译《素问》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负责。这一常为过去的译者所忽略的步骤,却成为文树德研究、翻译准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种精心的准备工作也表明,新时期译者的翻译目的在于真正全面再现《素问》的价值。

4.3.2 全面反映、大量吸收历代,包括当代《素问》研究成果 文树德将20世纪中国作者发表的3000余篇论文以及过去中日两国作者的600多部专著作为次要资料加以引用。他说,“我们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反映在英译文中,同时,我还非常谨慎地引用了尽可能多的且合理的赞同以及反对的中日两方的观点<sup>[11]</sup>”。可以说,他所主持的《黄帝内经素问》的翻译工作是迄今西方规模最大的中医典籍翻译工程。

4.3.3 翻译与研究紧密结合 文树德主持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课题,在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通过国际合作,历时10余年才得以完成。2003年出版的首册是多册课题成果中的第一册。文树德在“序”中说,“这项课题范围广泛。课题旨在产生出第一部语义正确的《素问》英文全译本以及一个有助于将来对原文研究工作的研究工具。……译文将分三册出版。此外,Hermann Tessenow还对构成《素问》的历史及结构层次的近350个不相连片段进行详细分析。这一研究结果也将分数册出版<sup>[11]</sup>”。可见,这一课题的系列成果,包括文树德英译本本身,都体现了翻译和研究紧密结合。

4.3.4 医、史、文并重,力求全面反映《素问》价值 译者文树德是位医史学家。这项课题的中方主要协作者是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郑金生研究员,也是位医史学家。

文树德教授几乎一生致力于中医学(史)的研究,

仅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两部专著〔*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 (1986) 和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1988)〕, 两部译著〔《难经》(1986), 《银海精微》(与他人合译, 1998)〕。在刚出版的首册的“序”中, 他说, “《黄帝内经》, 包括《素问》和《灵枢》, 在中国医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可以同希伯克拉底(Hippocrates)的著作在古欧洲的作用相比。各方面的进步、发展和显著变化使希伯克拉底沦落成为一个已经过时的传统的荣誉创始人。与之相反, 在当代临床背景下, 很多中医师仍然把《素问》看成一个理论灵感和实践知识的有价值的源泉。……读《素问》不仅可以提高我们对作为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医学的起源的理解、认识, 而且还为有关对现存威胁如疾病、夭亡危险的欧洲和中国处理方法的相同及相似之处的严肃而又广博的讨论提供一个非常必要的起点。此类讨论对评判中国知识传统中的疾病和健康的文化概念是必要的。不管是出于竞争还是互相补充的考虑, 在为人类健康的无休止探索中, 当今使中、西医学共存的政治企图, 使这类讨论看来是必需的。……我准备了一个初步的译本, 把它作为与 Hermann Tessenow 广泛合作的起点。他的语文学知识为取得的成果——即将出版的三册译文, 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sup>[11]</sup>”。

4.3.5 为促进医学文化交流采取补偿措施 为了使英语读者真正理解和欣赏《素问》, 文树德采取了许多措施。从目前出版的首册来看, 比较突出的是撰写单独的一册《黄帝内经素问——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的自然、知识和意象》, 即首册, 全面介绍《素问》; 在即将出版的译文中, 除《素问》译文外, 选译了历代 600 余种《素问》相关著作中有见解、合理的注解和阐释; Hermann Tessenow 对构成《素问》的历史及结构层次的近 350 个不相连片段的详细分析(数册)。

出版的首册长达 520 页, 内容、体例酷似中国出版的高等中医院校使用的教材, 其中夹杂有大量的《素问》引文, 详尽地介绍了《黄帝内经素问》的源流、书名含义、历代相关著作、内容的全面评述(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人体和藏府、气血、经络、病因、疾病、诊法、各种疗法)、跋、注释、长达 110 页的附录——“《黄帝内经素问》中的五运六气学说”的介绍、参考书目、索引。在该册的“序”, 译者还对曾给予经济、组织及学术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这说明《素问》的翻译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才能与辛劳, 而且凝聚了许多人的智慧与努力。

#### 4.3.6 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自成体系, 别具一格

这一时期, 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向标准化进程迈了重要一步。在国内, 谢竹藩教授受命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进行“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研究, 并在该项研究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新编汉英中医药分类词典》(2002 年); 在国外, Nigel Wiseman(魏迺杰)与他人合作出版了 *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实用英文中医辞典, 第二版, 1998 年由美国 Paradigm Publications 出版, 2002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原版引进)。魏迺杰所提出的词汇“不但为许多翻译者所采用, 更被美国三大中医文献出版社中的两家(Paradigm Publications 和 Blue Poppy Press)指定为其出版品之英文词汇标准<sup>[20]</sup>”。

然而, 文树德教授并未采用国内外的任何一套英译词汇表达中医概念。文树德教授可以说是魏迺杰的学术前辈, 在他为魏迺杰的《英汉汉英中医词典》所作之序中说, 中、西方学者无法就中医学充分交流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意欲将中医学的概念与术语名词传达与西方读者的中、西作者, 他们所译定的中医英文词汇都是令人遗憾的不充分、不恰当, 过于频繁地滥用现代西医学专业术语来意译中医书籍, 已经混淆了中医学思想的独立性。同样, 尝试由希腊、拉丁文源去创造新字以建立一个做作的术语词汇系统也蒙蔽了传统中医词汇与中文日常用语极为相近的特性。……深望此本辞典不但能在中国早日被广为接受, 更能成为西方国家用以翻译中医学有关用书的指导原则<sup>[17]</sup>”。显然, 译者没有选用现成的中医术语词汇系统表达中医概念的主要原因是译者想使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更接近原文。

早在 1986 年, 文树德就出版了英译《难经》。他曾经提出“比喻”存亡的理性原则, 亦即既然中医至今仍然以《黄帝内经》所建立的概念系统为主臬, 因此在《黄帝内经》时代便存在的比喻就应该予以译出<sup>[17]</sup>。当时, 他就将“经脉”译为“conduits”, “藏府”译为“depots and palaces”, 等等。再比如, 在刚出版的首册中, 除了继续采用以前的译语, 他还将“五行学说”译为“The Five-Agents Doctrine”(目前, the five-elements theory 和 the five-phases theory 分别是国内外最为流行的译语), “经络学说”译为“Vessel Theory”, “经脉”译为“conduit vessel”等等。

译者不惜打破常规、术语翻译自成体系, 显然是和中医学在英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提升密切相关。在这一社会背景下, 译者不惜一再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 力求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 即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方面尽可能接近

原文。

4.3.7 译本的社会功能 文树德译本力求全方位反映《素问》的价值。他说,课题旨在产生出第一部语义正确的《素问》英文全译本以及一个有助于将来对原文研究工作的研究工具,“这部著作不能也没有声称有关《素问》的一切已尽在其中。相反地,我们应该只把它看成一个起点,一个能引起更多学者对原文的学术关注的起点,而不是只愿意注意到《素问》以及相关的古代中国著作<sup>[1]</sup>”。我们可以把文树德译本看成第一部“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全译本。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文树德译本将成为西方对《素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点、并提供参考;第二,正如芝加哥大学 Donald Harper 的评价“the essential reference for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and a valuable to research on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素问》将不仅被视为“中医学经典”,而且将成为研究中国医学的起源以及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而又有价值的参考。

5 《素问》英译事业的发展脉络 对不同历史时期《素问》英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已将《素问》英译事业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一历程跨越近 80 年,包括 9 种不同译本,其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下表所示的 6 个方面(见表 2)。

表 2 《素问》英译事业的发展脉络

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翻译目的	主要帮助西方人了解《素问》的概况	主要译介传达《素问》中的中医学知识	全面再现《素问》的价值
翻译形式	片段翻译	全译,编译,选译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全译
翻译方法	多采用西医学术语(归化)表达中医概念	迎合时代发展,多采用“异化”方法表达中医概念	对原著风格、内容各方面的忠实再现,独具一格
译者身份	主要为对《素问》及中医学知之甚少的西方医史学家	主要为在美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师	主要为医史学家,重要合作者中有语文学家
对原文版本的选择	任意选择	任意选择	精心选择明(公元 1550 年)顾从德刻本为翻译底本
译本在英美医学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基本不具备中医史价值,仅提供医史材料	边缘地位:作为“中医学最高权威”,以其中的中医学知识吸引读者	从边缘地位向中心地位迈进了一大步;被视为古代中医学及早期中国文明研究的有价值的、重要参考书

6 结论 本文首先介绍了多元系统理论及相应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然后运用这一全新的方法对跨越近 80 年、产生 9 种译本的《素问》英译事业进行

了描写性研究,包括不同时期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以及对翻译历程脉络的勾勒。此项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以下两点。

6.1 用多元系统论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能够有效地解释一些由历史语境影响和决定的翻译现象,尤其适用于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同一原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这一翻译批评的新方法可以弥补规定性翻译批评方法的局限性。

6.2 《素问》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表明:(1)中医学在国内及英美国家的兴衰消长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医英译的规范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导致译者翻译意图、方法与倾向的不断变化;(2)作为译作,《素问》英译本在英语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素问》的译介和研究正逐步走向高潮。(3)中医翻译批评研究,特别是中医经典的翻译批评研究,应涵盖规定性翻译批评方法与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以发展为完整的中医经典翻译批评系统,推动中医英译事业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6 吴伯平. 美国中医药纵横谈. 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 2003; 25(1):9-12,17.  
Wu BP. Freely discuss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America. For Med Sci: Tradit Chin Med 2003;25(1):9-12,17.

17 Wiseman Nigel.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1996:35,3,25.

18 程士德. 内经讲义.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Cheng SD. The Textbook of Nei Jing.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1984.

19 吉文辉,王大妹. 中医古籍版本学.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65-167.  
Ji WH, Wang DM. Science of editions of ancient classical texts on TCM.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2000:165-167.

20 Nigel Wiseman, Feng Ye. 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2nd ed).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3:3.

(收稿:2004-03-08 修回:2004-06-25)

(续完,此文前半部分见本刊 2004 年第 24 卷第 10 期)